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 | | |
|------|----------|------|
| 内閣文庫 | | |
| 番號 | 漢 | 9558 |
| 冊數 | 20 (1) | |
| 函號 | 299 | 252 |

299-252
1-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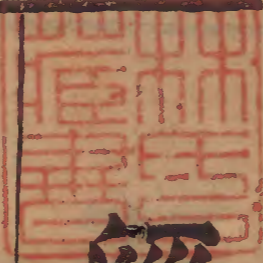
經國雄略序

自古非常之士稟

絕異心姿負不羈

心氣方平居未遇

經國雄略序



淺草文庫

則慨然歎息以爲
無所試及一旦得
志幾何盤錯當前
而不乾旋坤轉大

展其幹濟心略者
固知天生一人品
出而雄示一世有
偉才自有力量有

經濟迺有文章夫
文而備此始稱真
文武而能是不媿
真武抑語有心承

平尚文世亂用武
此緩急相濟心論
也今天下紛淪競
裂

新主枕戈爲臣子欲

清

天步政宜抱鼓披堅
傳矢千里迺尚彌

縫弱翰迂濶事情
今日心事恐非讌
息賦詩自鳴意氣
心時矣昔蕭王中

興漢祚其雄邁非
嘗在授鄧禹以西
討之略策耿弇以
北定心功我

國家王氣自南金陵
重建得無一非嘗
心人出而展胸中
夙負乘以恢蕩中

原上報

天子寧其坐觀淪陷
竟置匡復於不講
哉孟周是編搜羅

今古援證天人與
夫山川形便安攘
富彊極心帆海絕
徼靡不詳載攷圖

俾留心經

國者讀此備知窮變

度險乎號忠志協

佐

中興殆虛語哉史稱

岳武穆班師還鄂

兩河豪傑太行忠

義率衆歸心繇是

金人動息山川險
易武穆咸得其實
我

皇上果能推誠信任

更得其所任也將
如岳武穆鄧耿其
人者將見非嘗也
略展非嘗也功立

則是編經國雄略
誠有裨於乃心
王事者之一券也功
豈淺鮮乎哉

欽命鎮守福建等處
并浙江金溫地方
總兵官
太子太師

奠序九

勅賜麟衣南安伯后

江鄭芝龍謨



經國雅畧序

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自昔方
并忍席出物之戎入為卿士
以至江左及夷吾中國相司
屬胥以儒生躬贊鴻烈曰眇

表序一

見者判其途為兩等桓桓於
承平之贅疣而武遂不振庸
知治則用文亂則用武彼其
握券制勝陷陣摧鋒非通三
才而備五德何以堪長子師

貞之寄此者闖寇不逞敢於

逆

天紀

上肆古今來未有之慘殃

新主正位南都憤然以討賊雪

引月二
備耻為任則凡殘土食毛均宜
矢心戮力枕戈待旦以勉赴
天同仇傾奚以奇謀異等之
詔屢下而推轂徒勤登壇罔効
豈天下之大人材之盛竟尠

洩敷天之恨佐

中興之勲其人也耶鄭孟周之
涵丞庫筆挾劔芒其論吳西
平援夷拯夏適以顯中國孱
弱示救時無人歎昔與予不

殊所編經國雄略於九象緯
孤虛高深分野以迨畿省徭
稅邊鎮險阻制械利用鹽屯
戎夷江海防汛治內治外之
敵足食足兵之計靡不兼收

縷析各為圈繪以悉之使有
志安攘之考按圖儼如目前
攷義即知師中毋煩借留戾
之箸聚伏波之米而提貔席
以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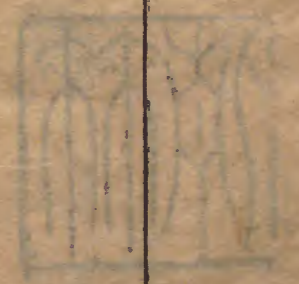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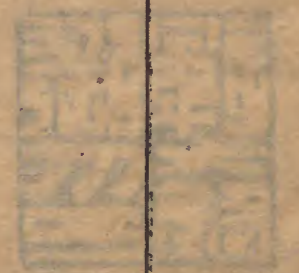
天威熾逆叛而舒興憤壯長城
於萬里弭多壘於四郊在拭
目間矣孟周壯齡盛氣志期
建壁被禍懷珍必有泣血以
相朋者當不俟予言為玄晏

也

乙酉中夏既望日書林及弟張

運泰來倩題





致未末計題

乙酉中長明野

附魏去非答書

計五

乙卯正隆臘極初葉初葉正書止有黃故生

人子之極性多心荒翁色託

字翁其噴餘備無抑如七進饒手而乞親云

豆下閣飛善從詢拂肯云為等月取者可親

遠接

魏去非

翰表并鴻編喉子位帝并至管端乞艾魚目
白頭珠毛雖什台古仰屋者何限傳之弗傳
後
名山者志匪少家
乞乞氣彌分天只實為者為完
其親家親念在

國家自有承平日久但被八此煤身時又兼
心望眼錯出讀去取者一二筆概姍其荒唐

子切系業蹤治之卷况翰欽請殊習孰能
折盡德使子乞下事不亦之不忍同血性男
子女之何而亦悲憤若書台只文章比報
國始被謫幸經國權臨願各請當輔弼
中真必傳望能浣陵山水高亦代產受人
當之需才孔棘至望讓有願之勤勉鴻編之
序台者大人先生極草愧端散毫孫承託

留而憲後

善國初兄之石

第其達載其

極

左

經國雄略自序

史傳漢高入關時諸吏士爭取金玉
 繒帛而鄼侯獨取圖書及漢平定天
 下用知天下戶口扼塞山川險易之
 數以故鄼侯功最高而位躋諸將之
 上夫得圖書而知其利尤莫若得圖

自序一

見上

書而知其病曷言之薊寧幽燕厥患
在虜中州晉楚又患在寇宋元豐中
順安軍在北平二百里地無隔閼每
歲胡騎多繇此入議者因按圖度地
形高下實邊廩以限戎馬胡騎遂不
敢繇此路入寇邇來湘江屢開屢塞
後周氏按吳得圖攷開濬諸水數年
間水潦不爲患至於寇則今日爲尤
甚矣郁以草野激賤寔切杞憂血熱
幾何陡地冰骨言念往事祇有仰
神京而惋惜向
長陵而飲涕耳若夫吳西平結虜恢復一

策人皆曰幸耳幸耳不知驅虎逐狸
狸竄虎能保其無反噬之克乎大抵
天下事未至於已然孰肯諒其必然
且亦無樂乎其必然也今

燕京旋復旋失寇既去而虜復來蒼黔
何辜而堪罹此重痛自來禦虜者利

速戰以折其氣禦寇者欲勿迫以携
其心禦之不得其道虜與寇之為患
一也安在其能借亂已亂耶吾

鄭南安君侯志既雄於擊楫略復偉於
廓清所賴我

祖宗在

天之靈二百七十餘年來獲才養士之報忠

臣尚在

天志正顯蠢茲小醜何有不滅豈容請救夷

狄以示弱於殊類哉然時勢至此亦

良可寒心矣昔人有云宋初南渡時

士大夫相見咸痛哭流涕誓不與虜

俱生然後江淝粗安而韓岳著績

今當事者詎無披忠仗義之人委身鋒

鏑爲

朝廷掃除腥穢以佐我

聖主

中興必光復

帝室而後已耶郁總角時每恨蟣肝虱脛
不獲奮溟海而慕垂天空恃筆戰偃
蹇不前夙夜以思捫心負愧猶能廣
搜異紀得熟按天下輿圖雖河山繡
錯而形勝洞目徹心也爰詳探要領
隨所在風氣利病有關於

國家安危者彙括之各為繪圖分別論
著他如天經地紀富

國彊兵撫字安攘之略治道兵政華夷
邊關水利之務以及古祕器用物數
之激莫不攷核經集百家撫其幽奧
有若借箸畫米者然彙成編次額曰

經國雄略天下士必藉此以上報

君父下謝蒼生則是編為

中興治平之宏軌其勿慮與兔絲燕麥同

因類而共蔽之矣抑語曰審堂上之陰

而知日月之次序覓瓶中之冰而識

天下之寒暑其與斯編之洞灼天下

安危利病也寧不有合也哉雖古所

稱鄼侯功高何多讓焉

乙酉春王三月温陵鄭大郁孟周謹識



紀例

登高而唱同心之調。爭看雲擁丹霄。借響而吹。含沙
之矢。詎少泥沈濁水。處錚抱棘者。既震懼於口噴
之戈矛。躍冶囊錐者。復翻寢於筆談之雲雨。臭味
隨齒牙而互轉。升沈若氣運之相催。何溷淆也。茲
獨擊肥烹鮮。剗睛摘腎。取其深切時艱。有裨
日匡復宏謨者。悉載之。如徒華而無實。一槩不錄。
圖得攷始明。攷因圖益著。二者廢一不可。是編博搜

異授以至皇輿典志經文緯武之書咸爲繪圖
攷訂分門別部逐幹尋枝標本不紊

已意固未必是然自誦讀以來更今卅有餘載輒
鯁過計痛心皇祚中間取人之說可信與夫人
有可信益深於自信者爲之立說斷獻曰某題末
議

揮戈回日精誠上符於天象植力湧泉感通下徹乎
地脉人見其振地凌穴山蕩海星移雲徙風湧
霧隨以爲必有司化之術閃鑠之工而不知其圖
廻在管密而不可窺也邇來異書鮮傳注慕紛如
此獨萃占推應度地按形援證天人井井可據
作耒耜以教農制弧矢以教兵斲木揉木旣肇萬世
粒食之源墾田定賦尤後人不諱富彊之利也黃
石公曰世能祖祖鮮能下下所謂下下者務農桑
而不失其時薄賦稅而不匱其財以勞逸民則忠
信孝弟之良可制挺而撻堅利矣仁者無敵王道

之始。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哉。茲則溯本窮源。援今證古。闡明平準遺書。啟復井田舊制。

百萬貔貅。有時而風。兵草甲。千古芻糧。反不如河鑠半籌。固知天府百二。每資英雄。控扼之爲要也。否則雄關紫塞。豹轟無靈。長江天塹。可以飛渡。此獨備詳險巇。洞灼淵嶽。凡有關於國家安危一綫者。悉訂于篇。庶便稽按。

治天下猶奕也。東及開梧。南極多顛。西至壽靡。北盡僂耳。以至赤髮綠睛之域。雞林馬人之區。不與聲教者。不強治焉。何者。猶之在奕局外故也。黑白子幅幘故在。而浪取局外之驕子。轉鬪一枰之上。且將勞罷局中。遂至黑白探盡。或僅得以款關一謝。皆奕師攸詫爲下着者也。此則四夷咸載冠履。分定。將見河雒洗腥膻之穢。江漢起朝宗之思。豈天下之大。四海之廣。遂無一奇男子焉。能爲魯仲連所爲。竟相與朝邦昌而臣劉豫耶。起死回生。亟需

蓄艾

舞劍會草書之神。解牛喻養生之術。玄微心印。未可
 以跡拘也。固知九宮八門。三奇六壬。干支隱鬼神
 之祕。開生符休景之機。分之未免於甲乙。而不知
 合之寔百慮而一致也。大都古法不明。師心自聖。
 所濟有幾。以故闡幽探奇。與夫孤虛旺相之書。遁
 經頓法。並與選政

西北善騎。東南善水。習性然也。古者過騎莫若車。濟
 流莫若舟。西北運有足之城。東南駕不餉之馬。因
 勢乘利。法至善也。以故偏箱鹿角。海鷗鱧鱖之具。
 咸為繪圖攷制。編入如例

兵不素練。不可以應率。器不堅利。徒手可搏賊乎。知
 此。則訓練鼓舞之方。當在上而不在下矣。茲則燬
 鋼鑄鐵。武備大修。亟講未然之防。用鋤意外之率。
 謾謂塵飯土羹。畫餅虛文。奚補而有按地繪形。奇書
 榜樣。堪誇。以故輿地邊徼。撮合全圖。一幅令讀。是

書者詳略大槩將見河山萬里帝上相逢援古證
今指畫如券當不啻因鏡鑑形自家面目生來不
可接見者此際歡逢鏡裏妍媸自辨

愚聞之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毛士戴生成之恩江
湖無逃雨之誼以論今之忠臣孝子紳衿臣庶皆
有必盡之倫者矣而此日方

天步艱難

君危事急禍不忍言彼志士仁人忠貞俠烈之士何
不以保室家之計保君父以死盜賊之身死
社稷輸財輸力效謀鼓勇以上答

二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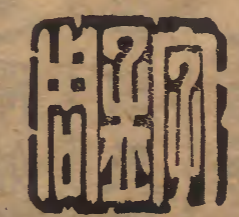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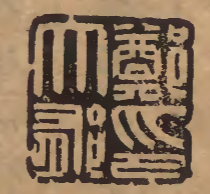
十四宗二百八十年來生聚教養之澤始見吾人讀
書學聖作人成家寔基於此萬毋曰天墜隣聞過
憂分外使弦高田疇獨亢千古也是編也取當事
宏謨無忠不抒者簡入選中嚴訂刊廣用佐

中興一部經國雄略賢於十萬師遠矣企仰治平端

系伍五

其有待。

觀社主人鄭大郁識



藏永

經國雄略目次

天經攷卷之一

天經

占象

陽九

百六

北辰

有圖

七政

有圖

太陽

太陰

五辰

有圖

歲星

熒惑星

填星

太白星

辰星

天經攷卷之二

經國雄略

目次

一

見上

星變

瑞星

妖星

諸星占

日辰占

天經攷卷之三

分野

渾天

天極

紫微垣

太微垣

天市垣

二十八舍辰次分野

角宿

亢宿

氏宿

房宿

心宿

尾宿

箕宿

斗宿

牛宿

女宿

虛宿

危宿

室宿

璧宿

奎宿

婁宿

胃宿

昴宿

畢宿

觜宿

參宿

井宿

鬼宿

柳宿

星宿

張宿

翼宿

軫宿

同名八座

星紀

二十八宿分圖

經國雄略

目錄

卷一

見上

畿甸攷卷之一

畿甸

南畿

南直隸

有圖

府屬管轄攷

陪京末議

恢復末議

江淮守禦末議

畿甸攷卷之二

金陵形勢

金陵末議

兩畿

南都備禦

江北備禦

江南備禦

蘇嵩備禦

留都兵餉

兵餉末議

畿甸攷卷之三

畿甸

北直隸

有圖

府屬管轄攷

燕都形勝

恢復燕京末議

吳勲臣末議

畿甸攷卷之四

京營

歷代兵制

大明兵制

五軍都督府

親軍衛

處置京營末議

大明兵制末議

畿甸攷卷之五

歷代國都

三都

有圖

雒邑末議

汴梁末議

關中長安末議

省藩攷卷之一

河南

有圖

河南末議

府屬管轄攷

藩府

山東

有圖

山東末議

府屬管轄攷

藩府

山西

有圖

山西末議

匡復末議

府屬管轄攷

藩府

省藩攷卷之二

陝西

有圖

策陝末議

府屬管轄攷

藩府

四川

有圖

蜀川末議

府屬管轄攷

藩府

湖廣

有圖

備楚末議

府屬管轄攷

藩府

省藩攷卷之三

江西

有圖

備禦末議

府屬管轄攷

藩府

浙江

有圖

備禦末議

府屬管轄攷

福建 有圖

川冊禦示議

府屬管轄攷

省藩攷卷之五

廣東 有圖

粵左示議

府屬管轄攷

廣西 有圖

粵西示議

府屬管轄攷

雲南 有圖

綏撫示議

府屬管轄攷

貴州 有圖

貴州示議

府屬管轄攷

河防攷卷之一

河防

治河

西北水利

河防攷卷之二

河源 有圖

河防攷卷之三

漕運 有圖

管運攷

南京總 二

湖廣總

江西總

浙江總

中都總

江北總 二

江南總 二

山東總

遮洋總

歲運定額

漕運末議

漕倉

清除漕弊

河防攷卷之四

川澤

漢江

淮泗

九河

濟漳恒衛

沱潛沮澗

淄汶沂

和夷伊雒

灑澗滎波

黑水

汭漆沮澧

弱水

涇渭

湖

巢湖

彭蠡

洞庭湖

三湖太湖

海防攷卷之一

海防

海防攷卷之二

沿涯信地攷

有圖

吳松海防

粵東海防

海防攷卷之三

海運

有圖

古驗

潮信

定太陽

定寅時

江北潮候

浙東潮候

商復海運末議

江防攷卷之一

江防

江防末議

江防攷卷之二

大江防禦

江防備攷圖

沿涯信地攷

江防攷卷之三

三吳水利

江防急務

長江要地攷

賦徭攷卷之一

賦徭

田賦

徭役

戶口

賦徭攷卷之二

民數

黃冊數例

黃冊戶口

事產

冊規

請定天下田賦

賦稅攷卷之一

賦稅

輸賦

鹽鐵

鹽政

賦稅攷卷之二

錢楮

鈔法

馬政

井田軍馬

茶法

屯政攷卷之一

屯政

邊屯

屯田末議

淮鳳墾田

清理陝西軍屯

屯政攷卷之二

屯田書

官田

荒田

軍田

洲田

灶田

羣田

僧田

勲田

例田

皇莊田

邊塞攷卷之一

邊塞

九邊有圖

遼東有圖

遼左邊圖說

遼左邊圖攷

廣寧

遼陽鎮

邊塞攷卷之二

薊州鎮 有圖

商薊末議

全薊邊圖攷

全薊管轄攷

朶顏三衛

諭三衛檄

泰寧

邊塞攷卷之三

宣大

宣大末議

宣府鎮 有圖

宣府管轄攷

大同 有圖

大同管轄攷

內三關 有圖

管轄攷

榆林鎮 有圖

管轄攷

邊塞攷卷之四

寧夏鎮 有圖

管轄攷

畿輔內三關攷

紫荆關

外三關

固原鎮 有圖

固蘭管轄攷

莊浪管轄攷

西寧 有圖

涼永 有圖

永昌 有圖

鎮番攷

甘肅 有圖

甘州攷

肅州攷

山丹攷

邊塞攷卷之五

建州 有圖

薊寧內邊

河套 有議

女直 有圖

邊塞攷卷之六

臨洮 有圖

洮河攷

岷州攷

河州攷

長城

高關

塞堡

傳烽

烽燧

皇明土官志

松潘攷 有圖

建昌 有圖

建南夷

建昌攷

虔鎮 有圖

麻陽圖

四夷攷卷之一

四夷總紀

安南 有圖

交趾

安南道管轄

入交州所係

兀良哈 有圖

朝鮮 有圖

朝鮮管轄

琉球 有圖

韃靼

沙漠 有圖

四夷攷卷之二

西域 有圖

哈密

西番 有圖

經國雜考

目錄

六

卷之六

日本 有圖

倭情

東南夷圖

西南夷圖

奇門攷卷之一

奇門

頊法

遁法

運數

奇門總說

遁甲起例

奇門歌訣

三元定局

八卦八節

陰遁陽遁

九星

二遁局

九宮八卦

九星旺相

日家八門

日用八門

八門尅應

八節旺相

年家奇門

月家奇門

日家奇門

五輪閏奇

三奇

奇門攷卷之二

烟波釣叟賦

日遁六十甲子全局

出兵日斷

日用選期

奇門攷卷之三

陣法

陣法略

長蛇陣

混元陣

梅花陣

四曜單衝

鴛鴦甲

八陣

率然蛇

魚麗陣

五行陣

天地人陣

四武衛陣

陣法變幻甲子五方行陣

疊冲陣

武備攷卷之一

地紀

地脉

皇輿總紀

山嶽

川注

武備攷卷之二

訓技

劍經

俞家棍法

步目

習法圖勢

棍法之變

總有三節

三教合一

順勢借力之妙

武備攷卷之三

長鎗法

楊家鎗

起手勢

撰挫法

明堂開講

鎗宗十法

殺法四着

身法

步法

鎗勢圖

鎗破鈚破刀法

武備攷卷之四

偃月刀

刀勢圖

刀破刀法

刀破鈚法

鈚法

總訣

鈚破刀法

鈚破鎗法

刀鈚對抵

狼筈法

有圖

藤牌法

有圖

拳法

武備攷卷之五

製器

以下俱有圖

少林棍

鈚

偃月刀

雙刀

大斧

鎗制互異

拒馬鎗

鈞鑣鎗

長鎗

突鎗

標鎗

枚籤

天蓬鏢

鐵鏈

鴉嘴蒿

魚尾丫

鞭簡

夾棒

狼筈

藤牌

釘牌

剛柔牌

奪船防牌

鎧甲

布城

軟壁

鐵蒺藜

木牛流馬

弓矢

指機

武備攷卷之六

火器

以下俱有圖

製銃

點放法

鳥銃

火禽

火妖

武備攷卷之七

火攻

火藥製合法

火攻從藥

神藥廿八品

神藥配法

毒火

飛火

爛火

解毒藥

逆風火

三火合一

種火方

神奇法藥

日火

夜火

火信

武備攷卷之八

舟制

以下俱有圖

福船

海滄船

沙船

樓船

小哨船

鬪艦

蒼山船

鱧船

緣艦船

廣船

烏尾船

大頭船

八撐船

夷舟

叭嚇唬

遊船

拍竿船

走舸

海鵲

武備攷卷之九

車制

以下俱有圖

雙輪車

偏箱車

元戎車

小戎車

巷戰車

和車制

雙輪糧車

獨輪車

車陣法

輜車營陣法

經國雄略目次終

卷之九

經國世略卷之一

清漳 鄭崑貞十師

南安伯鄭芝龍飛虹 全鑒定

武榮 鄭鴻達羽公

石江 鄭芝豹玄公 較閱

溫陵 鄭大郁孟周 編訂

晉江 蔡鼎無能 參閱

潭陽 王介爵錫九 較梓

天經攷

今夫天匪徒垂其象也。象著而理寓矣。今夫言天匪徒識其象也。得理斯得象矣。苟理焉不明而推象是徇。無惑乎天與人不相合。人與天不相參。而誣天褻天者衆矣。嘗攷諸古。敬授人時者堯也。以在璣衡者舜也。迄至成周而星官大備。若馮相氏司日月之當。以辨敘事。保章氏司日月之變。以詔救政。所謂當者何。分至啓閉。不忒其序。寒暑晝夜

不失其節。晦朔弦望。不愆其期。一定不可易也。所謂變者何也。薄蝕暈珥之祲。遲留伏逆之度。隱見明晦之形。間出不可測也。當有自然之運。而推步之法立焉。變有忽然之數。而玩占之法立焉。慨自二氏歿。而其傳泯。梓慎裨竈之輩。皆能知之。而惟巫咸耳。其德之書。獨爲後世星家之祖。餘若漢之張衡。唐之僧一行。宋之張思訓。非不號稱縝密。號稱博雅。然皆術數之學。而於理槩乎未聞也。吾將

天經五
一
以天文爲可信乎。則合譽無補。祥符之治。南極何
益。紹聖之君。吾將以天文爲不可信乎。則星見大
辰。而知宋之將火。歲紀玄枵。而識楚之將亡。一謂
有是文。必有是應。一謂有所應。有所不應。蓋信疑
參焉者也。而要之。不得其理故也。惟我

太祖高皇帝設欽天監。以司天文。置五官之屬。分四
科之條。俾其晝夜占候。一有異變。卽時奏聞。一堯
曆象之察。舜璣衡之在也。災祲一譴。側身修行。符

瑞屢臻。虛心退讓。一堯之欽天。舜之勅天也。至于
二統相仇。則徵諸七政。三曆相持。則協於五紀。是
又近世帝王所不能窺者。宜其吉凶先見。動中玄
機。而疇人世業咸稱神聖也。乃邇年以來。太史星
官。職術何在。而保章挈壺。名號徒存。則修偏補敝。
可以爲緩圖哉。此孔子欲仰則觀象於天。而孟子
欲求其故也。夫言象而必言觀。以理宰乎象。匪觀
則不得乎理也。言故而必言求。以理宰乎故。匪求

則不得其理也是故帝座以象君三垣以象相執法以象諫諍貫索以象刑罰東壁以象圖書西清以象斧鉞此天也故也皇極建而帝座明相道得而三垣麗諫諍開而執法顯刑罰清而貫索空圖書興而東壁映斧鉞斷而西清熙此孔子所以觀也孟子所以求也彼狗其象者何為哉雖然天而順軌可幸也而德一弛安知其不逆乎天而失度可懼也而德一修安知其不順乎堯之欽堯心自有曆象也舜之勅舜心自有璣衡也蓋吾心之天定而後在天之天定其明徵大驗矣不然莊公因天之無變而有天其忌我之言景公因天之有變而有興發補助之政彼霸者之君猶然而況以王道王天下者乎

天經

愚聞之。僑能卻慧。亮能運風。狄能吸月。景能還星。魯陽能揮戈止日。匹夫匹婦。精誠所蒸。天地互動。夫易離為日為火。而必重明麗正。則有加折首。出征之利大矣。坎為通為月為

隱伏軍旅思險。隱情以虞。當德行以大。其用然後行險而不失其信焉。月之從星。則以風雨。雲無采麗。日以成采。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當試為之說曰。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則日合玉宇。卿雲見矣。天子握中德。后夫人修婦順。則月戴黃芑。朧肉不起矣。從歲以義。從感以禮。從填以重。從太白以兵。從辰以法。則五星所聚有德受慶矣。三綱正。九疇敘。八風從律。而不好矣。垂衣裳而涿鹿平。舞干羽。而有苗格。此則將將之事。而非武人所能窺其萬一者也。爰講天經云。

今之韜鈴家。管窺景測而談天。則人人誇勝算矣。據其說。詎不謂挾跳丸。乘魁柄。駕風鞭霆。奔星掣電。稱

兵家第一義哉。而卒與勝算相左者何也。道有有形之天。有無形之天。有制敵之天。有我與敵交制之天。要在握算持籌。樞運環轉。今天之權當為我用。而不為敵用。夫有形之天。燦然耳目。星官曆師能言之。無形之天。潛隱璣衡。風角鳥占能言之。而至於我制敵。敵亦制我之天。如捉圈之靡定。則腴史弗能知也。自古為將者。必明天文。達地理。識人事。夫地與人。其顯然者矣。天文則七政風雲。迴翔變化。不可勝極。徒

執天文占災祥志晉灼漢書京房甘石之說以定是非恐俄傾易向而膠柱調瑟不能極所至也易曰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卽兵家言黃帝刑德可以百勝而識者又謂刑德非天官時日之謂然而兩軍相當必謹審日月暈氣知其所起留止寧可廢與邇者南且同日恒風及星墜諸異雖不專爲兵象而夷寇未靖又精稜相盪且何以合於天人相與之際而制勝決事者爲將者不可以不知天尤不可以不知天之

天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則前有賊而不見後有伏而不知也天垂象見吉凶兵者陰陽相勝之術也殺機發於胸中星宿移於天上以殺止殺以兵偃兵此王者所爲觀天之道執天之行也順天者昌逆天者亾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凶計勝欲則從欲勝司則凶兵家之要在是矣

文武庫

占象

愚按日有中道月有九行星則三垣五緯二十八宿之纏度風行於八方以符五音十二

律、雲呈於五色。而借光於日。珥月暈。倘不能通其變。猶然瑟鼓而柱膠。安在其起留止之足審乎。洪範三省惟歲。卿士月。師尹日。而以星則徵諸庶民。而從星之風雨則月也。此亦足以見相與之大凡也。雖以此成天地之文。而回天地之心可已。微乎微乎。天人相與之機。莫不形之垂象。按其數而推之。吉凶悔吝。憂虞得失。洞若觀火。玄微之旨。噫。其在天人之際乎。爰稽占象云。

皆論之曰。易有爻。不動不占。天有象。不動不占。三垣二十八宿。天之靜。七曜巡行列宿。天之動。動有當度。靜有當體。如其體而止。為靜。靜。非其體而或過不及。

為靜。動。如其度而止。為動。靜。越其度而或盈。或縮。為動。動。靜而靜。動而靜。天之嘗也。人事之貞也。靜而動。動而動。天之變也。人事之悔也。

體者。廣狹有定數。晦明有定色。故開張就聚焉。而體變。角怒隱獲焉。而體變。變者官言其官。變者物言其物。變者事言其事。變者野言其野。此三垣二十八宿之占法也。

度者。往來有定軌。進退有定則。非所繇而繇焉。而度

天經五 一 卷
變不宜然而然焉而度變。繇所當繇。晦冥薄蝕焉而度變。然於其然。凌犯觸鬪焉而度變。變於官言其官。變於物言其物。變於事言其事。變於野言其野。此七曜巡行之占法也。

管聞之。長年操舵鼓楫。未若占雲候風之爲逸也。老農耕隴播畝。未若趨旱避潦之爲得也。故智者制勝未然。防患未生。太公有云。聖人徵於天地之動。又曰。神明之道。對無立國。東方用兵。巳未逆彗之西指。辛酉犯歲之入昴。輕舉妄動。喪師失地。是皆不能先機防患。逆風試舟。奸靈播下者也。今幸而天心厭亂。胡運當衰。熒惑燒跡於狗國。巳見戊午之壬辰。赤帝懸息於昴東。徐出姑洗之陽律。制勝未然。端在斯時。語有之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狐疑。失利背時。殃必及身。譬如風已還翔而北徙。漁人猶自驚顧而南避。則必有汨沒之患。時已潦過而必旱。農人猶自懲汗而種穰。則必有饑餓之患。朝議毋戰。

天經文 一 卷 占象 見社

天經五
一卷
非計之得也。然乘時者言戰，喜事者亦言戰，不世之功，恐非一勇所能辦也。制勝者言天，徼倖者亦言天。微妙之機，恐非鹵莽所能灼也。卽如一燒跡也，雖云示譴於東胡，亦且垂象於南海。一懸息也，旣已侵軼於鼎金，亦且徙倚乎畢月。周諱曲折未易言也。况乎佐勝有術，外動有候，智者百慮而百中，愚者一失而萬喪。故兵或乘金以進退，賊且依辰而往來。兆或吹律以聽鳥機，且察氛而望雲，雖千里而如覩，可隱形

之不知。故孫子曰：能知戰地，能知戰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今之將吏如盲前走，到頭纔覺，有能知戰之地乎？如舟不柁，隨風所泊，有能知戰之日乎？以故前有覆而不見，後有阱而不知，焚已及而燕喜，沸欲加而漁逝，縱僥倖於一勝，豈萬全之上計哉。

夫事有可懸決數十年以前者，五星恒度是也。五及所以占陳，三匝所以占吳也。事有可懸決數月以前者，五氣徵變是也。七紀所以占晉侯，五火所以占四

國也。事有可以取必時日者。五行聲色之符是也。如望氛武廟而知涖事之不祥。察風大庭而知壬午之必火。又如歌南風而知楚師之不競。聽宮曲而知君駕之難還。持此三物。雖天地鬼神猶將避之。何況於敵。故愚嘗曰。歲在北戌。揅無能也。昴火甲子。赤可圖也。用兵於春必于東。用兵於秋必于西。張中宜襲軫中宜守房中宜攻。此星度徵變可以局外遙度者也。若夫交綏而決勝負。臨敵而辨雌雄。時違而守若處女。時順而趨若脫兔。非身任三軍之責者。何以辦諸世亂。方殷意。天必多生豪傑以助勦之。愚何敢謂天下無若人也。敢發此以質同好。何如。

萬遠堂藁

陽九

陽九。大數也。百六。小數也。二者關世道之盛衰。國家之氣運。向曾聞其說于鳳洲。窺天錄。今復得之蔡無能先生之萬遠堂藁中。得此殊開人胸府。豪傑建事立勳。以報天子。安可無此說。置肚內。只此二篇。關百年以外俾國家升恒之運。曉然。愚情之輩。以遇狂悖逆亂之志。而生其忠順之心。此真扶世救人。不藉權位。而策奴之必滅。尤燭於天。

道盈虛之理不專以
織緯神也因竝載之

陽九小數以四百五十六年為率大數十之起天皇
甲寅至宋神宗熙寧之癸丑計萬三千六百八十年
適當大數之率為陽九大終繇熙寧癸丑以小數等
而上之當隋恭義寧二年戊寅為陽九小終繇義寧
戊寅等而上之在漢安辛亥又等而上之在周烈之
季又等而上之在幽厲之時天道可畏若是每嘆開
闢以來至宋而一大變五帝三王之天下君臣拱手

而奉之戎議者鮮不致咎人事不知三皇以來四千
五百六十年陽九大數至此一終是烏得不為晦冥
薄蝕之世界哉或又疑自熙寧癸丑以後四百五十
六年當世廟已丑而我朝治稱中興數顧徵於
前而不信於後邪桓靈隋世當陽九之未造我明
直一元初建三皇五帝之候也秦漢五季豈得例論
哉夷狄篡弒三代僅見況世而上乎孔子作春秋斥
夷狄誅賊亂防五季之漸也高皇起徒步驅戎

天統
一
卷
十一
觀
狄定華夏闢洪荒之始也。故雖以世廟之世。西北
有俺答吉囊。直浙閩粵有倭寇。奸民西南徭獍。東北
建夷三衛之擾。又復問罪交州。用兵至三十餘萬。方
士神仙之流。布滿朝市。假令秦漢唐宋之君遇之。皆
足以亂。而四十餘年。金甌無缺。至今故老猶傳文景
之舊。豈非天哉。愚以是知我明之卜年未艾。而
高皇之肇造宏偉也。

百六

百六小數以二百八十八年爲率。大數十五倍之。起
上元甲寅。至東晉安帝癸酉。計萬二千九百六十年。
適當大數之率。爲百六大終。按三皇以來。陽九大終
於宋。百六大終於晉。中國夷狄之禍。甚晉烈宋。二代
之君之不幸。有爲之矣。以二百八十八計之。上及秦
政。下逮僞武。皆其候也。胡亥面縛。唐中反辟。初未殊
運也。春秋石晉衷終不同。荒亂則一。殷辛宋理遲速
不同。滅亾則一。論百六。則石晉弱宋爲一元之初。建

而禍亂更甚於昔。陽九大終之數竝之也。漸次我明為弘治乙丑。武宗逸遊宦豎肆毒逆藩問鼎。大弟繼圖。二百七十年間。稱多事無踰斯時。而陽九小終。又竝於嘉靖之己丑。宿舊內學。不勝過計私憂。草澤跋扈。不禁狂吠欲逞。惜乎未有以洪荒重闢之說告之者。嘉靖己丑而後。四百五十六年。方當陽九。弘治甲子而後。二百八十八年。方當百六。吾輩生當今日。可謂極幸。邇建酋匪茹插漢陸梁加派妨民徵

調招寇。天下不勝惴惴焉。意外之慮而愚以為不然。國家德運如日中天。雖陰翳不妨大明。又如人氣厚體盛。雖有風寒暑濕。稍加調燮。便可平復。是在司世道者一轉耳。萬遠堂時務

武侯論為將者曰。預知天文之旱潦。先識地理之平康。若本於天地孰得之說。而子輿氏有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則又歸之得道者多助。非天與地無關。而人又與天地兩不相屬也。自唐虞欽若。曆象日月星辰。凡以為教授人時也。故謹分命於四仲。嚴無舍於尸官。當以四方風動為休也。而未嘗以恒風和風雜太虛自然之噫氣。惟以火鳥虛昴為驗也。而未嘗以星墜星繫泥大虛偶

元之幻形天人相與何不咫尺懸也迨後兵興日
而天官之說紛紛焉始也藉口承天而寔以違
天也事以憲天而轉以欺天刑德百勝則假之
黃帝禁巫司曆則推之太公夫使黃帝而刑德已
也蚩尤何以即滅于涿鹿太公而天文已也殷商
何以必克于牧野此其際天人相與之故蓋亦有
微焉

者矣
負冠戴結紐纓長戟防圓珥衡瑯直擊提格稜抱
背爭其負冠戴何也謂青赤氣抱日上而又小則
冠也半暈覆日則負也直上微起則戴也有負冠
戴者其國喜戴者德也主以德服人而人戴之禪
冕指笏虎賁劍則其祥也結纓紐者何也青赤氣
小而交於日下為纓小而圓交日左右為紐皆得
地象也受共球為駿麗贅旒也長戟防何也謂青
赤氣長而斜倚日傍為戟也防肘腋之戰而除其

陰奸也圓珥衡何也青赤氣圓小在日左右者為
珥有軍焉惟一珥者喜在日西西戰勝在日東東
戰勝南北亦如之以為定衡也無軍而珥曰拜將
公侯腹心之象也瑯直擊何也謂青赤氣如帶衛
日瑯也長而立者為直日旁有一直欲自立是故
於敵大陽矣然從直所擊者勝傳曰師直為壯也
日旁有三直三抱欲自立者不成其黨攜可垂其
所之也提格稜何也謂氣閃閃乎有稜稜非祥也
夾日旁為提橫日上下為格日下有黃氣三重若
抱日承福人主吉喜黃之外弗福矣抱背爭何也
謂半環向日者為抱背日者為背抱順氣也背逆
氣也爭其所矣其餘或一抱一背或兩抱一珥或
兩珥加瑯或重抱二珥或一虹二虹貫
抱以順抱擊逆者勝同德一心之義也
月主胡虜又曰同姓日異姓月又曰日月者闕也是
為臣而主陰故臣必居其闕兵必居其闕圍必居

其關盈戰雄行非勝也。有雲居月中而如禽獸者，篡婁也。以見之月得其物，如甲乙見則東方受其疹，餘辰亦然。人行月中者，每相爭而客勝，纍纍乎若頭懸，則赤戰白兵，黑雨矣。月之與熒惑輝相射，光相及也。所直之地，則國亂而兵起，犯水者曰陽侯，覆水犯亦曰陽侯，覆也。師當防其霍矣。然月與日同占，凡日月暈氣，知其所起，雷止暈等，力均厚長大，有勝薄短小，無勝重背大破，重抱為和親抱，多親者益多背多，天下不和。故月之貴抱猶日也。

用兵視太白，太白所出所直之辰，其國為得位，出亦出入亦入，遲亦遲，疾亦疾，五星皆從太白，聚乎一舍，可以兵從，居實有得也。居虛無得也。行勝色，色勝位，歲星與太白鬪，則破軍何也。曰德刑煩也。灾惑友道二舍以上，則所居之地殃何也。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三星合，是謂經立絕行四星

合，是謂大湯，五星合，是謂易行，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其事亦小，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為將者必先德後刑，殺士卒之半者，尉繚之寐語也。故太白不可經天，歲星所在不可擊，此先德之義也。占雲所候皆決於日，旁白氣黑青干之，皆為禘祥，惟戴黃而復白者，善氣也。以此視敵，敵東視東，敵西視西，又曰候東者以日出，候南者以日中，候北者以日入，皆以辨主客而備不虞也。其如龍如獸如烟如粉沸者，猛將氣也，非其殺之謂也。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則銳甚也。其十五五而低伏者，降軍氣也。赤敗車，狸皮班者，屠城氣也。不可以萃黑而赤，宥其中者，伏兵氣也。赤之範黑也亦然，不可以逞。其他趙雲如牛，衛雲如犬，楚雲如日，宋雲如車，周雲為輪，蜀乃為困，皆以定方隅，決避就也。風從月刑來者，敵月至，從日刑來者，敵夜至，從後來者，戰之勝，逆者戰之凶，從東北來者，備

之東南從正南來者備之以北從營中轉迅者防
八人過矣黑風者懼有夷狄乎神風者賊兵也中
有火光鬼風者倏忽無跡異謀也賊風者急削以
刺者也倒幕而穿營者引兵者也凡此皆為將者
所必知也

雨之所以降以陰陽相和而成故詩曰朝濟于西
崇朝其雨而豕涉波月離畢皆以為雨之兆是可
信也至朱子謂雨如飯甑極為著明若仲舒之用
相魚仲尼之識商羊吾尚以為未真彼石牛黑髮
之說好事者為之
者也何足辯乎
雷之所以鳴以陽在內不得出而奮至朱子謂雷
如爆杖鼠為親切若宋史之謝仙火輿地記之往
金門吾尚以為未確彼石室仙車
之說好辯者為之也何足難乎

上天同雲雨雪紛紛天地陰陽溫則為雨寒則為
雪周詩大戴禮有是言矣韓詩外傳謂凡草木花
多五出雪獨六出以應太陰之數于理有之若毛
詩之咏蜉蝣謝道蘊之咏柳絮近矣若夫銅駝玉
馬見於真定記皆
喪心病狂者也

夫陰陽並毗寒暑之和不成觸日則為禳為象為鱗
為監為閭觸月則為仰瓦為背珖觸星則為撓搶五
殘觸雲則為天狗下食血觸風則為渦毒為羶氣為
伐木折屋邇者中州星墜占者日庶民為星此民勞
之應東南七月九月恒風蟲虫食稼海水泛溢占者

謂風於五行爲土，五事爲思，或土不稼穡，思不寧一之象，隕石宋五，六鷁退飛，春秋紀之矣。夫飢召兵，勞召兵，東南民力竭矣，容民畜衆，可無加之意乎。

北辰

帝座惟在紫微，据北極七十二度，嘗若見不隱之中，故有北辰之號，而嘗居其所，蓋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爲之樞，如輪之轂，如磴之臍，雖欲動而不可得，非有意於不動也。若太微之在翼，天市之在尾，攝提之在亢，其南距赤道也皆近，其北距天極也皆遠，則固不容于不動而不見，與二十八宿同其運行矣。故其或東，或西，或隱，或見，各有度數，仰而觀

之，蓋無晷刻之，或停也。

問北辰之爲天樞何也。曰：天圓而動，包乎地外，地方而靜，處乎天中，故天之形半覆地上，半繞地下，而左旋不息，其樞紐不動之處，則爲南北極，謂之極者，猶屋脊之爲屋極也。然南極低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嘗隱不見；北極高出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嘗見不隱。北極之星正在嘗見不隱七十二度之中，嘗居其所而不動，其旁諸星隨天左旋，更

迭隱見皆若環繞而歸向之。知此則知天樞之說矣。

七政

天與七政入者皆動。今人只將天做硬盤。却以七政之動在天盤上行。古來曆家非不知七政亦左行。但順行難算。只得將其逆退。與天度相直處算之。因此遂謂日月五星逆行也。譬如兩船使風皆趨北。其一船行緩者。見前船之快。但覺自己之船如倒退南行。然其實只是行緩。趕前船不着故也。今當以太虛中作一空盤。卻以入者之行較其遲速。天行最速。一日過了。太虛空盤一度。

天之左旋。既帶動日月。一日一周。則日月亦自當左

旋矣。豈自西而東之人。乃自東而西者。能提挈之乎。但比天行不及其退處。即若其進處。而觀者以為右旋也。蓋亦因天而右之也。毅齋沈氏曰。天道速。每日過一度。進而與日會。以成一朞。月行遲。每日不及日十三度。有奇。退而與日會。以成一月。按此會字。即是過字。月是過日。非遇天也。天統乎日。故月亦云。周天書堯典。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蔡氏傳曰。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



一、繞地左旋嘗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比天不及一度月麗天尤遲一日嘗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朱子曰曆家只算所退之度卻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此乃截湊故有日月五星右行之說其實非右行也橫渠云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此說最好

七政圖說



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一十七日有奇行周天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日行一度循一十八舍歲行一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為一周天

漢天文志曰金星與日同南北之行爲贏與日同南

天經五
一
卷
北之次爲縮。出蚤爲月食。出晚爲天妖。主兵象也。木
星所在。國不可伐。而可以伐人。超舍爲羸。退舍爲縮。
出入不當其次。必有天祲。水星出蚤爲日食。出晚爲
葦。四時不出。則天下大饑。出於房間。主地動。火行一
舍。二舍爲不祥。東行疾。則兵聚于東方。西行疾。則兵
聚于西方。填星朱次而上一舍。三舍則爲大水。失次
而下。二舍有后戚。五緯之變。皆詳見于漢晉志。

太陽

日爲太陽之至精。光明實盛。而嘗盈。爲君父。夫兄。中
國之應。有遲疾發斂。南北之形。春行西陸。在陸南。謂
之夏。秋行東陸。在陸北。謂之冬。三百六十五日。周乎
天。而次窮。日一南而萬物死。日一北而萬物生。與月
相會爲辰之朔。十有二會爲歲之成。至于朔而有食。
繇乎月掩其光。交而月在陽曆。則虧西南。而圓于東
南。交而月在陰曆。則虧西北。而圓于東北。食分之有
淺深。各隨所遇。然也。

元史曰天非有體也二十八宿與衆經星即其體也此二十八宿與衆經星繞地左旋一晝一夜適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亦與之同運但不及其健則漸退而反似右耳其所退之界分即日月所不及天之一度與十三度也是則日月雖日一晝一夜隨天旋轉一周于天然其歷天體每日只有此一度與十三度即曆家所謂右行之處也譬如有一大磨在此使三百六十五人環繞此磨而行磨非天也此三百六十五人繞磨而行者天也又別使二人與三百六十五人之首行者從今日子時竝肩起脚同行行至明日子時皆適一周但此二人者其一人乃與三百六十五人之第二人竝肩即日也其一人乃與三百六十五人之第十四人竝肩即月也是儒者所謂日月不及天之一度與十三度也即曆家所謂日月右行之一度與十三度也初豈有二致哉

太陰

瀛州水精爲月分日所主爲夜稟日炤以爲光其盈極則必缺爲陰后從妾夷狄之應有弦望晦朔疾遲之節積二十九日之半強與太陽復會爲一月青赤白黑表裡八行出入黃道通爲九名其行也不行于日道其食也必食于日冲食分少者繇侵闇虛之徑淺食分多者繇侵闇虛之徑深行陽曆食則東北初虧而西北復滿行陰曆食則東南爲始起而西南爲

再盈食既以正東西為限，繇全歿于虛闇之所生。

天以輕清之氣而連于上，一日一夜而過太虛一度，其道左行，日月五星亦以氣而麗乎天，日不及天一度，月不及天十三度，隨天而左旋，日有中道，月有九行，日月相會，歲凡十二，方會則月光盡滅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行前宿後，近一遠三則月斜倚而為弦，與日對當天之中，則月光正滿而為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道，南北同度，則月淹日，而日為之食，至望而日月之對，東西對道，南北對度，日射月，而月為之食，日至婁井之方，月行青朱之道，則為春為夏，日至角牛之方，月行白黑之道，則為秋為冬，日道發南，則影長極遠，而冬至焉，日道斂北，則影短極近，而夏至焉，二至之中，則道齊影正，而春秋分焉。

太陰之行最遲，一日所及，比天為差十二三四度，其行遲，故退數最多，今人多不曉，以為逆行，則謂太陰之行最疾也，今次其行之疾遲，天一，土二，木三，火四，日五，金六，水七，月八，夫土木火，其行之速過於日，金水月，其行之遲，又不及日，此其大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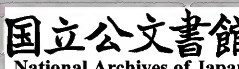
五辰

施爾奮曰：按天文志，歲星曰東方春木，熒惑曰南方夏火，太白曰西方秋金，辰星曰北方冬水，填星曰中央季夏，於人為五，嘗五事，五嘗或虧，五事或失，或逆其時令，傷其行氣，則

罰見于其星四星又以填星為主歷者所在
 關合以占變應與天宮書互為詳略至曰有
 德受慶無德受罰星復無所與矣唐一行稱
 姬氏受木行正氣歲星主農祥后穆憑焉故
 周人嘗閱其機祥而觀善敗其始王也次于
 鶉火以達天龜及其衰也淫于玄枵以害鳥
 帑又其後也歲星失行于上而侯王不寧于
 下則木緯失行之勢宜及于大運之中理數
 然也太史公曰五行失軌度則占又曰雖有
 明天子必占熒惑之所在何哉班氏曰熒惑
 天子理也故云或曰五星之變俱足致殃而
 熒惑為甚今參以一行之說唐舉火德而漢
 紹之受火行正氣抑司馬氏世典周史既任
 漢主占為切於當世之務乎一行又稱五星
 失行不可歸罪于曆糾其畱逆伏見凌歷闔
 食皆繫之於時而象之於政耳不然皇天何

以陰陽下民而
 驚悟人主哉

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而五行之修者養民之政
 所繇定也禮運曰播五行于四時蓋五行在地為物
 在天為時故當惟時撫于五辰春盛德在木迎春于
 東郊布德和令行慶施惠布農事犧牲毋用母禁止
 伐木安萌芽毋作大眾以妨農事毋竭川澤毋漉陂
 池毋焚山林田獵置罟羅畢翳餽獸之藥毋出九門
 之類以撫木之辰夏盛德在火迎夏于南郊毋起土



功毋發大衆。毋伐大樹。命農勉作。毋休于都。毋大田獵。出輕繫。挺重囚。止聲色。薄滋味。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之類。以撫火之辰。中央土之辰。寄旺于辰戌丑未之月。以成五行之序。秋盛德在金。迎秋于西郊。命帥選士。勵兵簡練。傑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禁止。姦慎罪邪。養衰老。趣民收歛。乃勸種麥。毋或失時。霜始降。則百工休。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之類。以撫金之辰。冬盛德在水。迎冬于北郊。賞死事恤。

孤寡。謹蓋藏。壞城郭。戒門閭。固封疆。塞蹊徑。謹房室。省婦事。去聲色。禁嗜欲。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專而農事。毋有所使。節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之類。以撫水之辰。周官仲春。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季春。出火。季夏。納火。司空相。阪隰。秋爲徒杠。春達溝渠之類。無非所以撫五辰也。

夫山岳之精。鍾而爲星。中元爲北極。上元爲太微。下元爲天市。二十八宿衆星者。言乎其經也。金木水火土五星者。言乎其緯也。金水附日。一歲而周天。火二歲而周天。木十二歲而周天。土二十八歲

而周天故曰有遲有速也。北極則出地上三十六度。當見不隱。南極則入地下三十六度。當隱不見。故曰有伏有見也。朝出曰贏。夕出曰縮。西行曰逆。東行曰順。不東不西曰留。芒及曰犯。妖變曰孛。合譽之生。示其喜也。格澤之生。示其怒也。執法卽位。象其官也。明堂霧臺。象其物也。是故皇極建而太微明。相道得而三台麗。諫諍開而執法顯。刑罰清而貫索空。角應將帥之良。胃應倉廩之實。少微以應遺逸之求。亢宿以應黎獻之供。室應營造之省。斗應禮樂之彰。五星聚奎。以應文運之昌。五星聚斗。以應武功之競。則求端于天。而奉若其道。不責之以其石。巫咸之術而已。

五辰圖說

孔子曰。五行之時。如四時也。言撫順五行之時。則衆



配春以火配夏以金配秋以水配冬而土則分正於

功皆成禮運曰播

五行於四時蓋四

時者氣也五行者

象也四時各分九

十二日八十分之

二十五爲一時之

正而五行則以木

四時每歲一十八日有奇。相氏旦日五行在地爲物。在天爲時。順其時而撫之。故仲春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所以撫木辰。季春出火。季秋納火。所以撫火辰。秋爲徒社。春達溝渠。所以撫水辰。又云。春德在水。布德施惠。順木辰也。是皆五辰分旺。配合於四時者也。餘倣此。尚書

歲星 木星

東方歲星司春。爲貌爲仁。以甲乙爲配。以齊吳是分。營室之清廟爲廟。風雷之震動應。君布農事。以播植百穀。施慶賞以敷給萬民。祚有道之主。罰無道之君。昔五星聚井而歲變。其事祚漢而禍秦。上古百二十年而踰一次。伯代八十四歲而超一辰。見伏以十三度爲限。周天以十二歲爲貞。終率積三百九十八日。太強之數。許行乎三十三度。六十之有三分。若盈縮之失位。必下降爲貴臣。在春當旺色。如左角而大。歲星不居嘗則人君失政于春。

歲星之行比填星尤遲其不及于天積十二箇月與天爭差三十度

月犯歲星宿國民饑流散主邊兵晉書日月蝕歲星其宿國有兵叛逆之象月與歲星同宿而蝕粟貴之兆

歲星曰東方春木於人五當仁也五事貌也仁虧貌失逆春令傷木氣則罰見歲星歲星盈縮以其舍命國其星居位其國德厚五穀豐昌不可伐其對為衝歲乃有殃歲星安靜中度吉盈縮失次其國有憂不可舉事用兵

熒惑 火星

火星南方熒惑司夏政而視禮丙丁吳楚為配為邦執法鴻臚為官為職象離明而廟在心宿明堂主科察而政在燔燒積穢進賢良則無變出囚係則順軌伏見於二十度之內外周天於二十月之表裡積七百七十九日之九十一分行四百一十四度之六十六矣若盈縮失位為妖邪為童兒歌謠嬉戲在夏比心宿大星逆行則夏政乃失熒惑之行比歲星更遲其不及于天積六十日爭差

三十度。太陽之行。比熒惑又遲。但在太虛之盤中。一日行一周。無餘無欠。比天之行。一日不及天一度。積一月。則不及天三十度。

月犯熒惑。巫咸曰。熒惑與月同光。其月月蝕。有叛臣。民饑。月犯熒惑。卜戰。河圖帝覽嬉曰。熒惑入月中。憂在內。非兵。乃盜。熒惑入月中。有兵。以戰不勝。京房易傳曰。月與熒惑會其宿。國主死。海中占曰。月與熒惑合。其宿國亂。兵起。月犯熒惑。戰勝之。國大將死。月齧熒惑。其師破敗。天官書曰。月蝕熒惑。其國地亂。

熒惑曰南方夏火禮也。視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熒惑。使行無當。出則有兵。入則兵散。以舍命國有亂。為賊。為疾。為喪。為饑。為兵。所居國受殃。環繞鉤已。芒角動搖變色。乍前。乍後。乍左。乍右。其為殃愈甚。其南丈夫。北女子喪。其野亡地。其失行而速。兵聚其下。順之戰勝。

填星 土星

土在中央為填。主旺夏季。配思與信。所屬戊巳。所居艮坤。主后德之吉凶。法地宜而不震。其廟則南斗之太室。其行以不速而緩進。主德厚安危存亡之機。其所在也。民信而物順。無動土工之徭。無興師旅之費。二十有八載。行及周天。一十有六度。分乎隱顯。積三

百七十八日而有八分行十二度太強為終率離次
失位為婦女老人之禍此盈縮失嘗之論季夏比北
極中央之大星錯度則作事不思而君德虧信
填星之行比天稍遲於太虛盤中雖略過了些子而
不及于天積二十八個月刻不及天三十度

月犯填星巫咸曰填星與月同光其月月蝕若星
搖徙其下亡地荆州占日月與填星合其下國饑
先舉事者敗月暈填星不明主勝星明客勝天文
志曰月蝕填星民流千里高宗占日月暈填星所
在之國兵起不勝河圖帝覽嬉
日月暈填星所守之國有德

填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也仁義禮智以信為
主貌言視聽以思為正故四星皆失填乃為之動
動而盈侯王不寧縮有軍不利所居之宿國吉得
地及女子有福不可伐去之失地而女憂居宿不
移國有厚福

太白 金星

太白金星主秋令位西方而配義日作庚辛卦分乾兌亢
為疏廟為廟分主秦蜀之地主刑戮之殺伐有斷割
之威勢法大臣上公之官效司馬將軍之位凡國家
動眾以興師必先占太白之進退命將帥選兵士詰

暴慢修法制繕囹圄決小罪伏見于九度之間周天
于一載之際積五百八十三日九十分為率終行五
百八十三度九十分為定例失位降為壯夫處于林
麓之內秋比狼星大而精明失舍失行逆秋令而虧
義

太白曰西方秋金義也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
金氣罰見太白太白進退以候兵高卑遲速靜躁
見伏用兵皆象之吉其出西方失行夷狄敗出東
方失行中國敗若經天是謂亂紀人衆流亡晝見
與日爭明強國弱小國強女主昌

按天文總論曰月未盡三日候太白出東方與月
相并舉指準之間容一指入月三日有破軍死將
主人不勝容二指入月九日軍政敗主亡地容三
指入月十五日有破軍主亡地容四指入月二十
日客軍大敗容五指入月二十五日
有兵不戰竝出則占不竝出則不占

太白之行稍遲于太陽但有疾時遲疾相準則與太
陽同

月犯太白天文錄曰太白與月同光其月月蝕其
下有兵荆州占日月與太白皆出有城守不宜更
城守吉太白蝕月暈出主將死月暈太白星入暈
月中者星色不明則客敗星色明而有角客勝太
白與月竝明主大戰相去五寸有城拔二寸憂兵
太白與月合其分野主憂兵月犯太白天下民靡

散月戴太白有卒兵期五日入月三日太白失行而居月北兵戰不勝秋冬入月三日太白出西方居月北者強居月南者弱入月三日刺太白陽大邑拔陰小邑驅掠出南方為陽北方為陰海中占日太白居月中無光各月蝕太白強國君死太白有光各太白蝕月臣叛主期三年太白出月有陰國有謀太白出月左陽國有誅天官書日月犯太白強國以戰敗郝萌曰相去五寸天下憂兵又曰太白入月中國失政河圖帝覽嬉日月犯太白強侯作難戰不勝太白貫月不出六年國有兵戰敗于地月暈太白其分野受兵戰不勝所守之國兵起太白入月中將軍死臣謀主不成又曰必有內惡戰不勝月與太白相遇者月出其南陽國受兵月出其北陰國受兵巫咸曰月未盡三日候太白出東方在月北中國不勝負海國勝入月三日候太白出西方在月南中國勝負海國不勝

辰星 水星

辰星司冬位乎北方為聽主智于日壬癸于卦坎位隸七星之負官為廟分燕趙之雁門為邑一主殺伐戰鬪一為刑罰得失備邊境而謹關梁戒門閭而修鍵閉周天以十二月為畢為窮去日以十四度或見或入積一百一十五日八十分為終率之期行一百一十五度八十分為變段之畢所在則有權智有為之主失位則降為婦人幽潛之質在冬則比奎之大



星不效則逆傷乎水氣

辰星曰北方冬水智也聽也智虧聽失逆冬令傷水
氣罰見辰星辰星見則主刑主燕趙以北宰相之象
亦為殺伐之氣戰鬪之象又曰軍於野辰星為偏將
之象無軍為刑事

辰星之行又稍遲于太白但有疾時遲疾相準則與

太白同

月犯辰星巫咸日辰星與月同光其月月蝕海中
占日月與辰星相遇所合宿主雨水河圖帝覽嬉

日辰星入月中臣欲叛月與辰星合宿其國亡地
月犯辰星兵大起月蝕辰星其國憂水饑兵未起
而蝕所當之國戰不勝荆州占日辰星入月復出
其國分野主死入而不出其國君臣憂又曰月與
辰合所宿國兵起海中占日月暈
辰星春主大旱秋主大水又兵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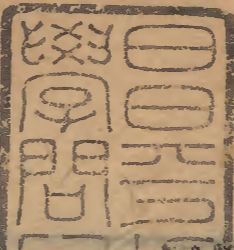
五星木與金合有破軍火與金合為燦為喪不可
用兵金與水合為北軍用兵舉事大敗火與水合
為焯不可舉事用兵土與水合為壅沮不可舉事
用兵與金合亡地與木合主饑水與金合為變謀
為兵憂入大白中而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
亡地視旗所指以命破軍環繞大白若與火戰客
勝木火土金與水鬪皆為戰兵不在外凡同舍為
合相陵為鬪二星相近其殃大相遠毋傷七寸以
內忌之五星分天之中積于東方中國利積于西
方外國用兵者利辰星不出太白為容其出太白

為主出而與太白不相從及各出一方為格野雖有軍不戰五星見伏留行順逆遲速應歷度者為得其行政合于常違歷錯度而失路盈縮者為亂行亂行則為天矢彗孛而有亡國革政兵饑喪亂之禍五星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王者奄有四方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其事亦小四星合是謂大盪其下兵喪並起三星合是謂警立絕行其國外兵內喪主饑

填星太白辰星合宿為國亾地戰不勝歲星熒惑同舍相忤三尺相守七日至四十日其國外有叛臣填星所在歲星從之伐者不利

天文總論曰太白辰星同日出於東方東方有兵同日出於西方西方有兵太白辰星俱出東方皆赤而角中國大敗太白辰星色皆黑外國利辰星色黑而出與太白不相從其野雖有軍不戰辰星與太白不相近出東方若二十日至三十日不入東南國有軍不戰至春夏有兵辰星與太白不相近出西方二十日至三十日不入西方北國有兵辰星與太白相近三四尺於西方二十日至三十日有軍戰辰相去遠不戰辰星隨太白於東方天下無兵兵起期六丁日太白出辰星北客利太白出辰星南主人利若併出東方利以西伐東軍勝若併出西方利以東伐西軍勝太白辰星俱出東方太白先出辰星後出辰星上過太白而去其下有背臣不出一年辰星過太白間可容劍小戰容勝若太白前上旬三日軍罷若出太白左小戰壓太白右有數萬人戰主人吏死辰星來抵太白不去將死有旗出上破軍將客勝太白出東方辰星居

其前而不去。十五日若二十日而入陰國兵威不
 大戰。客去兵罷。辰星出西方。居太白前十五日而
 入。陽國有兵。辰星在西方。居太白前。辰星入而兵
 罷。辰星在東方。居太白前。利主。辰星與太白俱在
 西方。居太白前。相近其間。可容劍在西北。陰國有
 兵。在西南。陽國有兵。太白辰星在西南。南國之事。
 在西北。北國之事。在酉中。則中國之事。太白辰星
 相遇。太白迫之。主人不利。太白出辰星之右。居其
 前。主人利。辰星入太白中。五日而出。破軍殺將。客
 勝。不出。客亡地三百里。視旗所指。以命破軍。辰星
 太白會為兵。為變謀。辰星隨太白於西方。環繞。若
 抵太白。居西北。則陰國兵起。居西南。則陽國兵起。
 期半年。太白自暈。天下有赦。其兵有喜。不出二十
 日。其國失兵。辰星自暈。有兵有水。太白辰星俱暈。
 而又雲掩。熒惑
 必有覆軍死將。



天經列

